

许昌文史

第四期

许昌文史

屈武



第四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许昌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

461000

4

许昌文史

一九九一年五月

第4期

目 录

纪念建党70周年专辑

- 泛区雄鹰.....李彬凯 (1)
- 党的忠诚宣传战士.....沈世昌 张喜梅 (7)
- 难忘的一个.....李伟峰 宋爱平撰文 (10)
- 周吉一事略.....刘沛生 (13)
- 青山有幸埋忠骨.....惠义 伟峰 爱平 (22)
- 赵天锡在许昌.....许尧坤 (23)
- 我给陈老总开车一星期.....李振江口述 林保国撰文 (28)

革命足迹

- 李家店——革命联络站.....沈世昌 张喜梅 (31)
- 民主革命时期的许昌人民政权.....李东法 (34)
- 中原新解放区工作回忆.....辛 建 (37)
- 驻禹琐忆.....孙 侃 (38)
- 许昌人民支援南下渡江大军.....陈书壮 (40)

烟草史话

EB10/47

- 河南烤烟探源……………阎伟 (47)
中央领导视察纪略……………阎伟 (45)
王毅之和许昌烟草……………阎伟 (44)
英美、南洋两公司的烟叶争夺战……………李耕五 (42)

古今军事

- 河南人民抗日军在禹县……………陈书壮 李民 (49)
清末河南新军编练述要……………樊建营 (53)
太平军、捻军在许州活动纪略……………赵金鉴 (59)
岳家军颍昌抗金之战……………孔子静 (62)
刘昌裔智勇保许州……………孔子静 (64)

城厢轶事

- 许昌历年突出之事件……………朱又廉 (65)
寇家巷旧事……………沈建华 (70)
处决庙道张陈氏、匪首李庚目击记……………杨玉润 (74)

历史名人

- 钟嵘家世考……………谢文学 (96)
马文升事略……………曹子元 (76)
曹雪芹和鄂比的故事……………张保山 (80)

人物轶闻

- 韩复矩怪事……………巩守志 (82)
石友三在许昌的丑行……………孔子静 (83)

姜子和其人·····	李耕五 (84)
兵贩子王舜钦·····	关允禎 (85)

文教天地

我所知道的襄城斌英中学·····	谭洞泉 (88)
许昌知名老艺人简介·····	李季安 (86)

暑衙旧事

清末许州衙门概况·····	赵金鉴 (90)
国民党许昌县党部纪事·····	赵金鉴 (93)

建安文学

建安文人集团成因浅探·····	赵西尧 (102)
时代英杰的尾声·····	刘玉娥 (105)
慷慨悲歌·····	林保国 (108)
曹植死因勾沉·····	刘玉新 (111)

地名溯源

桓坡村·····	宋水盈 (113)
陈实故里·····	尚志民 (113)
岳庄、牛庄、高庄·····	宋水盈 (114)
俎庄·····	余 辉 (114)
李简村·····	余 辉 (115)
岗黄村·····	余 辉 (116)
菅庄·····	宋水盈 (115)
卧狗堂·····	余 辉 (116)

文史知识

- 神道翁仲.....周明初 (117)
- 漫话闹房.....曹定军 (119)
- 削除三藩与康乾盛世.....李治亭 (121)

泛区雄鹰

——记共产党员、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副司令胡晓初

李彬凯

白浪涛天迷漫处，乌云翻滚涌际来，
但见曙光平地起，已是晓初黎明时。

这首诗的作者，虽已无处查考，但是，它却热情地歌颂了三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活跃在黄泛区的一支农民自卫军。而这支自卫军的领袖就是家喻户晓，人所共知的地下党员胡晓初。在官兵似虎、盗匪如毛、日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他象一只矫健的雄鹰，翱翔在泛区的上空，时刻窥视着地面的动静，使日本侵略者和一切害人虫，为之胆颤心惊。

胡晓初于一九〇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出生在西华县城岗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祖辈勤恳耕作，以农为业。他六岁入本村私塾读书，十二岁时父母相继亡故，跟随哥哥胡悦士继续深造。由于环境的关系，他从小就养成了一种豪放爽朗、刚毅果断、敢作敢为的性格，而且富有正义感，爱打抱不平。当时，西华一带自然灾害频繁，盗匪丛生，贪官污吏、地主豪绅横行乡里，加上军阀混战，国事日非，广大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青年时代的胡晓初面对暗无天日的社会，逐渐产生了不满情绪，开始认识到要改变这种现象，一味守土抱舍，死读四书是不行的，于是，便投笔从戎，参加了奉军，妄图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此期间，由于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很快就由士兵晋升为排长、连长。然而，他目睹旧军队的所作所为，恍然大悟，奉军也不是所要追求的理想之地。不久，他就和同时参加奉军的一位同乡侯香山密谋，乘夜晚行军之机，带领一排人枪逃回故乡“三岗”（都城岗、陵头岗、苗里岗），以此为基础，走村串户，省亲访友，发动群众，晓以大义，很快就拉起了一支近百名青壮年参加的农民武装，胡晓初自任队长，屈申亭、侯香山任付队长，队部就设在离县城十二里地的屈庄。就是依靠这一支农民武装，曾经抗击了外来土匪的多次袭劫，打跑了小杆土匪李老摸，击溃了大杆匪首刘黑七，从而保护了“三岗”一带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不仅如此，他还慷慨解囊，以救群众燃眉之急。一九二六年冬荒，豪绅盘剥，民不聊生，多数群众盖锅不抵，家无隔夜之粮，他便倾箱倒柜，拿出所有积蓄，以救饥民。贫农金大成病故后，亮尸三天无钱埋葬，胡晓初得知后，立即让人赶制棺材一口，送去钢洋五元，帮助这家办了丧事，邻居的毛驴丢失了，全家人哭得死去活来，晓初就派人赴周口买回一匹红马送去，免除了一场灾难。同时，他还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只要证据确凿，就采取果断措施，给以应得的惩处。西华县有名的恶霸地主、西湖村反动保长刘学仁，盘剥压榨，霸占民妇，无恶不作，群众怨声载道。晓初就带领十名队员，手持双枪，深夜闯入刘家内宅，一举击毙刘学仁于上炕，并把事先准备好的“惩办恶霸，匹夫有责”、落款“西华农民自卫队队长胡晓初”的标

语贴在大门之上，就扬长而去。消息传出，万民欢腾，四乡百姓自动兑钱为胡晓初刻制“除暴安良”和“威望崇隆”木匾两块，以表民愿。从此，胡晓初“除暴安良”的名声大震，“威望崇隆”，许多穷苦青年纷纷要求参加农民自卫军，到一九二八年底，这支农民武装就发展到五百余人。

西华农民自卫军的迅速发展和胡晓初惩治土豪的正义行为，不仅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惧和不安，而且也得到了当时设在天津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高度重视。先是于一九二九年春开始，在两年之内，国民党政府曾经三次派整师兵力围剿“三岗”，尽管烧毁房舍，抢掠家产，地挖三尺，但终因人民群众的掩护和支持，敌人每次都是气焰嚣张而来，败兴扑空而去，使胡家老少和农民自卫军安然无恙。尔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便于一九三三年十月派沈东平同志到达许昌，并由当时在灞陵中学任教的地下党员路岩岭同志陪同直赴西华都城岗胡晓初家乡。沈东平和胡晓初一见如故，畅谈终日，无拘无束，甚为融洽。当沈向他介绍中央苏区和红军团结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的形势、以及组织穷人、打击地主豪绅、推翻反动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时，胡晓初激动不已，兴奋地说：“过去整天思索着向前走什么道路？归宿到哪里？想来想去终没有好办法，老兄这次亲临敝舍，是雪里送炭，迷雾燃灯，给我们送来了温暖，指明了方向，看来是天不负我心啊！”经过几天的彻夜交谈，胡晓初等人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开始悟出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当即发誓：“愿与共产党合作共事，并肩作战！”为了表示他的忠贞，还为自己取号“普照”，即“让马列主义真理普照人间”之意。接着，沈东平回天津汇报情况，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同意，决定开辟西华地区工作。不久，沈东平重返西华，胡晓初如虎添翼，他首先会同侯香山、屈申亭自筹资金，恢复扩建了被国民党破坏的陵头岗小学，并改名为“普理小学”。“普理”，表面上是取胡晓初之字普照的“普”，而深刻含意在于普及马列主义和革命真理。学校建立后，胡晓初任董事长，中共党员、地下工作者王子英任校长，以学校为立足点，秘密发展进步组织，成立了民先队和学生同盟会。同时还购买进步书籍，办起了图书室，阅览室，并以普理学校为中心，先后办起了八所“普理”分校，学生近千人，成了共产党培养干部的摇篮。1935年春，北方局又派施德生、施继思、栗在山、樊亚峰、王学武等资历比较深的干部来校任教，开展地下工作。在胡晓初的热情支持和掩护下，他们深入各村，了解情况，宣传抗日，讲解革命真理，西华地区很快出现了广大群众扬眉吐气，大唱革命歌曲，生机勃勃的新局面。在这一段时间里，胡晓初在沈东平和其他地下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心和决心，从而，经沈东平、路岩岭介绍，于同年四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他从一个旧社会富有家庭出身的绅士和具有江湖义气的侠客到共产主义战士的重大转变，终于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为了进一步开展西华地区的工作，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在西华县陵头岗普理学校建立了豫东特委。沈东平任书记，路岩岭、王子英、胡晓初为委员。同年十一月，北方局又派王其梅来西华，任中共西华县委书记，协助沈东平开展工作。同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抗日局面出现了新的变化，胡晓初等人，按照特委的指示，亲自组织学生深入农村，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处处张贴大标语，村村排演活报剧，还相继建立了青年队、姊妹队、老头队、老婆队、儿童团等群众性的

抗日团体。“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的抗日歌曲此起彼伏，群众的抗日热情达到了空前的高涨。同时，根据中共河南省临时工委关于“大力培养抗日干部”的指示，胡晓初一次卖掉了一百二十亩耕地，以此为经费，以普理学校为基础，迅速筹建了抗日干部训练班。第一期于二十七日开学，学员竟达五百余人。根据报到记录，仅淮阳师范和淮阳达成中学就参加了近二百名。

正当群众性的抗日活动发展如火如荼之际，西华人民却又面临着一场饥饿和死亡的威胁，旧历年快到了，不仅大多数农户揭不开锅，就连自卫队和抗训班也已无隔夜之粮。而土豪劣绅、地主奸商却囤积居奇，乘机打劫，以致造成了弃子街头，饿殍遍野的悲惨景况。面对这种局势，胡晓初遵照特委关于“开展‘借粮’，救济贫民”的指示，立即组织了夺粮斗争。然而，“条子”发出后，多数富户犹豫观望，小户看大户，大户看豪绅，豪绅看官府。正在这个时候，县城东南二十里李寨的大土豪、曾经挂过“双千顷牌”的李三老，认为自己树大根粗，官府有人，竟公开跳出来进行抵制：“有粮食喂狗也不给他们！”不仅如此，他还借旧历腊月二十六日庆祝五十寿辰之机，大操大办，肆意示威。胡晓初听到这种情况后，只冷笑一声：“好，就从他开刀！”

是日夜晚，李寨村张灯结彩，一片通明。一台大戏，两班国乐，紧锣密鼓，长笛高奏，热闹非凡。正当唢呐手登上方桌，装上獠牙，以比胜负之时，胡晓初和屈申亭头戴礼帽，腰插双枪，带领二十人的手枪队，冷不防下了门卫的枪枝，就直冲上房。李三老坐在正中太师椅上，还未来得及“寒暄”，两支手枪就顶住了腰窝：“李斜子（外号），走，陪我们看戏去，台上正等着给你加官赐福呢！”胡晓初和屈申亭一左一右，架起就走，并逼其喊话：“前边闪开，老爷我要去会会上！”出了大门，屈申亭朝天鸣枪，连发十响，人群四面奔跑，会场顿时大乱。而手枪队则趁此机会从容不迫地回到了屈庄。当李三老的大儿子李大少得知事况有变时，立即关闭大门，跑到堂屋，已不见爹爹，只有一张白纸黑字留在太师椅上。上写：

“全民抗日，需要钱粮，
适逢灾年，群众死亡，
三老首户，万贯家当，
借粮百石，五千钢洋，
限期三天，安然无恙，
若不履约，断尸岗上。

农民自卫队队长胡晓初顿首”

李大少看罢纸条，惊慌万状，抱头大哭，立即叫来管家，连夜安排，疾速准备。结果，次日下午就如数送到，赎回了老爹。消息一经传出，西华境内的豪绅、富户纷纷要求捐钱献粮。胡晓初则带领武装，组织了一千多穷苦农民，兵分四路，奔赴各村，进行接收，不到十天时间，就集中了小麦八百多石，钢洋二万余元。这场借粮斗争，不仅拯救了饥寒交迫的西华人民，而且也保证了抗训班的顺利进行。从此以后，豫东地区的各种训练班如雨后春笋，蓬勃地发展起来。先后曾在西华的“三岗”、西湖、夏亭、屈庄、聂堆、龙池头、红花集、以及扶沟、鄢陵、淮阳、商水、太康、沈丘、鹿邑等地举办各种训练班四十多期，培养青年学生、小学教员、少先队干、青年团干、支部委员、抗日宣传员、武工队员四千四百多人。

不久，芦沟桥事变发生，在中华民族处于十分危急的形势下，这批人员为开展豫东敌后游击战争作了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充分准备。

豫东多灾难，十年九不收。一九三八年春节刚过，群众就开始剥树皮，挖草根，离家背井，向外逃荒，严重地影响着刚刚兴起的全民抗日高潮。然而，天无绝人之路，不久，一个喜出望外的机遇到来了。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的老婆勾结奸商，在周口套购二十万斤粮食，分装十八艘木船，经西华、扶沟运往新郑，再转陕西高价出售。胡晓初获悉这一情况后，便和特委商量拦截截船。但是贾鲁河两岸有国民党河防驻军把守，能否成功，没有把握。最后决定先派特委委员路岩岭利用师生关系，对驻军连长胡兰亭作疏通工作。路岩岭携礼而去，胡兰亭置酒招待，两人畅谈通宵，胡终于表示愿意配合，并给以方便。

二月中旬的一天下午，贾鲁河白帆鼓鼓，十八艘木船排成的长长船队，冲波逆浪，乘风而上。胡晓初则兵分两路，一路由他亲自带领，把守郭庄至马庄河道，拦截上游队尾，一路由屈申亭负责，奔赴马庄至龙池头，阻截下游队首。当船队驶入预定河域时，胡晓初连发三枪，屈申亭应声放伐，拦头阻击。一位负责押运的奸商大喊大叫：“你们要干什么？这是刘峙主席夫人的粮食！”

“‘柳刺’夫人的，‘枣刺’奶奶的也不行！”

接着，自卫队带领两千多饥民，蜂涌而上，一时三刻，二十万斤粮食，全部扒卸完毕。尔后，河防驻军朝天鸣枪，应付了事，至此，一场震惊中原的劫船夺粮斗争圆满地结束了。

消息传到开封，刘峙急电国民党西华县政府，限期查处，捉拿首犯。当时新任县长的楚博，为官清正，颇有爱国之心，但是，面对：一边是省政府主席的急电，一边是共产党领导的自卫队，如何处理，甚感棘手。想来想去，还是亲去屈庄，看看究竟。次日上午，楚博县长乘坐一辆卡车，前有两挺机枪开道，后有百名武装护卫，浩浩荡荡的向屈庄挺进。胡晓初接到报告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屈申亭主张抓起来，就地惩处，以解民愿；而胡晓初则认为先接触一下，再作应变。最后经请示特委，决定采取先礼后兵的方针：他耀武扬威而来，我热情隆重接待。当天由特委书记沈东平幕后指挥，胡晓初、屈申亭出面迎接，并在村头用四辆太平车搭建高台一座，遮棚布档，桌裙坐褥，前台大红横额上端端正正地写着：

“热烈欢迎楚县长到屈庄视察工作”的巨幅标语。同时，还组织了近五千人的欢迎队伍，号声响起时，一千名自卫队员肩扛钢枪，昂首挺胸，威武雄壮地走在前面。紧跟着是腰插手枪，身背大刀，生气勃勃的抗日民族先锋队。接着是儿童团，手拿镰刀，臂挎竹篮，天真活泼地随在后面。姊妹队，一手拿彩绸，一手提裹脚（布），高呼：我们要解放！最后是老头队、老婆队，手执小旗：“欢迎楚县长来我村视察工作。”队伍排列达三里之许。面对此情此景，楚博县长进村后未来得及休息，就立即登台讲话：“老乡们，父老姐妹们，当前日寇逼进中原，豫东形势危急，鄙人新任西华，看到这里的抗日形势，心里由衷高兴。不过近日有人告状，说你们把刘主席夫人的粮食给截了，此事欠妥哎！”说到这里，台下开始骚动，接着，他又急转话题：“不过，西华正处春荒，我们要抗日，就得吃饱肚子，民以食为天！我想，既然已经分吃了，那就算了，上边追查时，由本人来应付。”顿时，台下欢声雷动：楚县长是爱民如子的父母官！”“楚县长是百姓的好县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卖国贼！”

话是这样讲了，但是，此案直接涉及省政府主席刘峙，非同小可。所以，楚县长下了讲台，未及进餐，就心神不安地急速返城。鉴于此种情况，胡晓初又请来了楚博县长的表弟，共产党员张曼平进行说服工作。后来，楚博县长就被发展为中共的一名特别党员。

同年四月，日寇进犯豫东，六月六日开封沦陷，六月九日，蒋介石置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扒开花园口拦河大堤，滔滔黄水，改道南下，仅西华县就淹没七百多个村庄，有两万五千人丧生。胡晓初带领部队迅速转入抗黄救灾斗争。动员组织群众用小船和木筏，把一村一村，一户户难民运出灾区，一部分安置到附近岗地，一部分前往他乡谋生。多数青壮年参加了自卫队，一时，抗日武装发展到五千余人，并改番号为：“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楚博任司令，沈东平任参谋长，王其梅任政治部主任，胡晓初、屈申亭、侯香山，魏风楼任副司令兼一、二、三、四支队司令。为了解决武器弹药，除征用地主看家队的枪支外，还在西夏亭成立了造枪局。这时的自卫军已经拥有迫击炮两门，轻重机枪十五挺，步枪三千五百多支，手枪八百余支，军马九十多匹，还有一批手榴弹、土炮等辅助武器，并先后发展共产党员三百八十多人，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和政治思想工作制度，成为一支豫东具有较强战斗力的抗日武装。

遵照中共河南省委关于“西华迅速派一批武装到敌人后防去”的指示，中共豫东特委决定：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分两批东渡新黄河，挺进睢杞太，配合肖望东、吴芝圃支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七月中旬，胡晓初和沈东平率领一千五百人，从西华经太康，转战睢县平岗一带，七月下旬，在睢县马路口村和日军展开了震惊中原的第一次激战。那是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敌人三辆卡车，满载军用物资，在三十个日军的押送下，荡着黄烟向地岭堤据点开来，当胡晓初得到情报后，立即派沈东平带领十八名手枪手进行劫击。战士们隐蔽在公路两旁高粱地里，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沈东平一声令下，十八名勇士如虎出山，突然袭击。日军未及提防，死伤大半，只有五人狼狈逃窜。当时，抗日自卫军中还没有人懂得开汽车的技术，只得肩扛人担，组织抢运，因而，拖时太长，失误战机。地岭堤三百多日军倾巢出动，将我十八名战士团团包围，敌强我弱，且战且退，最后撤到马路口村的两座高楼上，居高临下，顽强抵抗。下午一时，胡晓初率部赶到，由于地形对我不利，推进较慢，一直激战到下午四点，日军伤亡近百名，始撤出战斗，突围西去。然而，沈东平和十八名手枪手全部壮烈牺牲。这次战斗，我军付出了很大代价，尽管如此，地岭堤据点的敌人，从此以后，再不敢越出寨堡一步。

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的声望越来越高，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吃掉这支部队，破坏西华抗日根据地，便于一九三九年三月，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下令，先将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改编为第一战区自卫军第七路，并撤销中共特别党员、西华县县长，原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楚博的职务，诱往洛阳，杀害于西安。为了顾全大局，维持豫东抗日局面和西华抗日革命根据地，胡晓初遵照中共河南省委的指示，西华部队暂时接受改编。改编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指令顽固派分子周口地区专员刘庄甫任司令，胡晓初、侯香山、屈申亭为副司令。刘庄甫视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为仇敌，千方百计进行破坏。上任伊始就派特务明察暗访，探听动静，还公开指责胡晓初：“军队讲课内容和大街书写标语大有问题。”胡晓初寸步不让，据理反驳：军队上课讲的是军事知识和抗日政策，街上是用红土刷的军队纪律和抗日标语，除了汉奸卖国贼不高兴以外，有何不好？”一席话说得刘庄甫怒目横眉、张口结舌。然而，他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五月，借口河防吃紧，强令胡晓初脱离西华根据地，进驻周口，六月，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又以调“第七路”赴午阳“整训”为名，企图全歼这支英勇的抗日部队。在部队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河南省委派向明任豫东特委书记，奔赴周口召开特委紧急会议，传达省委关于“部队必须东进抗日”的指示，讨论对策，以期应变。

十二月初的一天早晨，太阳从东方喷薄而出，万道彩霞照射得沙河渡口粼粼波光。为了迷惑敌人，在特委的直接指挥下，胡晓初等率部由周口向午阳进发。刘庄甫看到胡晓初已上圈套，随着嘹亮的进军号声，平时阴森可怖的脸上，不觉现出了一丝狡黠的狞笑。他趾高气扬地压在部队的后围，神气十足地临阵督导。第一天，部队向西行走三十华里，到达商水县张庄一带，太阳还很高就号房宿营了。刘庄甫以司令的身份气愤地质问胡晓初：“我的命令是每天走六十里，为什么才走三十里就停下了？”胡晓初理直气壮地说：“部队在周口住了半年多，脚腿没有经过锻炼，第一天要走六十里，如果脚上磨了泡，第二天还能行军吗？今天少走三十，明天多走三十，不是一样吗？”第二天部队又向西行三十华里，中午到达商鄆结合带的冷饭店又安营下寨了。刘庄甫原以为下午还要继续西进，后来看到部队毫无动静，已知情况有变，心里捉摸不透，一时恍恍不安。晚上，刘庄甫找胡晓初等人公开谈判。地点就设在村中心一家地主的上房里，屋外戒备森严，屋内唇枪舌剑。

刘庄甫：“我身为本部统帅，有权发号司令，为什么部队停止不前了？”

胡晓初：“我身为本部副司令，有责任保护部队的安全，为什么上边要整编我们？”

刘：“没这回事，纯属造谣！”

胡：“事实具在，胜于雄辩。”

刘：“你们应该相信我，我愿与部队共患难。”

胡：“长官部命令一到，你刘专员能担当了吗？”

刘庄甫显得有点不耐烦地说：“我真不理解，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

胡晓初已经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慨，将右手往桌子上猛力一击：“并非我们不相信你，事情本来就是如此，你们有意想吃掉我们。”

刘：“请不要激动，有话慢慢说嘛！”

胡：“空口无凭，路参议（路跃标，系中共党员、第七路军参议）有证！”

接着，路跃标进到上房：“胡副司令让我先期到午阳打前站，以便安排整休事宜。到了午阳，说是在鲁山整休，又到鲁山，那里仍然没有任何准备，只是驻着很多军队，无奈，只好回来了。”

胡晓初看时候已到，就站起来厉声地说：“保家卫国，匹夫有责，坚决拥护刘专员带领我们东去抗日！”说到这里，侯香山副司令又接上一句：“强敌当前，以大局为重，谁不东去抗日，就叫他吃枪子！”

刘庄甫霎时脸色骤变，只得战战兢兢地回答道：“要知道我也是奉命而来，你们一定要东去抗日，我也阻挡不了，不过出发时，要发电骂我，骂得越狠越好，不然，我不好交待啊！”

第三天的深夜三时许，胡晓初甩掉刘庄甫，率领部队调头东去，以急行军的速度，沿途与敌人多次激战，击溃了国民党顽军马彪的尾追，抢渡了新黄河，绕过地方保安团和红枪会的干扰破坏，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行程五百多华里，终于把西华部队带到了豫皖苏抗

党的忠诚宣传战士

——记海观澜烈士

沈世昌 张喜梅

海观澜，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0年7月担任中共河南省技术机关（即印刷机关）的领导工作。1933年6月，在许昌被捕，同年秋被国民党杀害于开封。时年22岁。

海观澜，又名海萍，1911年出生在河南省鄆城县李集乡海庄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同胞姐弟三人，观澜排行第二。父海圈成，以农为业，但对于海观澜读书上进寄予殷切希望。九岁，入临颍县立第一小学念书。他自幼聪颖，思想敏捷、沉着多思，有坚强毅力，博学强记，学业斐然。年方十三、四岁时，大楷效法颜体，已颇有功力。为鞭策自己，他在大楷本的封皮上题“磨练出精神”五个大字，阅者无不交口称赞：“楷书功力与其年岁实不相称”。

1926年7月，海观澜小学毕业后，考取河南省立开封一中，他更加奋发读书、渴求真理，数月后，赢得了老师的器重，被吸收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时值北伐战争以浩大声势由广东革命根据地向北发展，给河南人民以极大鼓舞，进步思潮异常活跃，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吸食着革命的思想，视野日益开阔，决心以身报国。不久，加入了“反帝大同盟”，并成为骨干。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国文教师、社会科学研究会导师胡济民、潘言田的朝夕培育下，思想，学业等提高很快。192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党小组长。入党后，认为与众不同了，更加严守纪律、勇于斗争、注重策略。他涉猎了大量书籍，如《农民协会组织法》、《革命朝报》、《红楼梦》、《东周列国志》等。废寝忘食、爱不释手，细心研读。他常说：“要国家兴旺发达，就得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他善于实际、勤于习作，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

日根据地，与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汇合，正式改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二总队，并加强了武器装备，提高了游击战术，在豫东广阔的平原上，同日、伪、顽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一九四一年一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以后，第一战区司令、国民党顽固分子汤恩伯命令主力部队对豫皖苏边区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胡晓初在安徽省涡阳县与顽军骑兵激战时，因敌众我寡，不幸被俘，解往沈丘，慷慨就义，年仅三十四岁的胡晓初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洒尽了热血。

噩耗传到泛区，广大群众无不痛心疾首，万分悲伤，不少穷苦农民还默默地立在被黄水迷雾的夜幕中，含着深情的眼泪，仰望天空，历数字际，啊！一颗璀灿洁白的明星陨落了！

即以题为《明日黄花录》赋诗云：“你口口声声叫人们去节约，而你却尽情尽意的大吃大喝，你口口声声叫人去捐献，而你却吝啬得连一个子儿也不肯拿出。”讽刺当时的达官贵人，向恶势力进攻。

他以“社会科学研究会”为基地发展革命组织。同学符元亮于1928年夏考入该校，海观澜看他勤学上进，善书写文章、富有爱国心，即动员他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又发展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月余，海观澜又介绍符元亮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经过斗争的锻炼，不久符元亮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抗议开封一中无理开除进步学生段时钦一事，反动教育厅操纵的开封市学联召开会议，海观澜，符元亮代表学生参加。会上，提出到教育厅请愿时，议论不一。海观澜发言说：“教育厅和学校当局，官官相护，决不会主持正义，去请愿只是走走过场。”学联领导人，不顾进步学生的反对，搞了个请愿骗局。当学生代表到教育厅找到厅长，要求收回开除学生时，竟遭到厅长的无理斥责。

返校后，海观澜通知符元亮等人开了团小组会，并请潘言田老师亲自参加指导。会上，潘言田说：指望向政府请愿，决不会有什么结果，今后主要目标，就是反对顽固透顶的校长，让他收回开除的学生。”

海观澜这时是学校学生联合会主要负责人，已升入高中三年级，他反对学校当局开除段时钦同学，积极设法组织斗争。1929年的冬夜，他通知十三个班的学生代表符元亮，许冠英、张杰等聚集在三年级宿舍开会。并请中共开封市委书记杨建民（公开身份是上海《申报》记者），亲临会议指导，杨建民指出：“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向反动势力作斗争，一定能取得收回段时钦同学的胜利”。

根据学生代表会的决定，次日早饭后，乘学校召开校务会议之机，海观澜与代表一道到会议室找校长王纪初提出质问。这位校长气极败坏地把眼镜往桌子上一扔，厉声厉色地说：

“你们干涉学校行政”，“你们破坏教育”，等等。代表们看到校长的蛮横态度，义愤填膺，高呼“不讲理的校长是恶霸校长！军阀校长！”质问声，口号声交织在一起，弄得王纪初狼狈不堪，只得偷偷溜走，跑省教育厅去告学生的状。后教育厅命令提前一个月放了寒假，把学生分散回家，妄图借此平息学生的正义斗争。

春节过后。开学那天的会上，开进学校几百名全副武装的警察，以去冬“干涉校政”、“侮辱校长”为罪名，公布开除学生代表五名，当即引起广大同学的激愤，纷纷高呼：“反对开除学生，反对镇压学生！”反动警察手持刺刀步枪，立即把开除的学生强制押送、驱出校门。

面对当天反动警察的暴行。晚上，海观澜召开了党员会议。会议决定：发动全校十三个班的同学，搞罢课斗争、要求驱赶校长，并收回被开除的五名学生。次日晚上，全校同学集合在校内。海观澜向七百多名同学作了罢课动员讲话，并组织纠察队，维持罢课后的学校秩序。又组织宣传队、向开封各大、中学校，请求支援。为了不致因罢课影响同学们读书学习，以党团员为骨干组织了若干自学小组。经过月余的罢课斗争，终于迫使河南省政府当局撤销了校长王纪初的职务，罢课斗争取得了胜利。这一事件在开封古城引起了很大震动。

1930年夏，海观澜在开封一中高中毕业后，任中共河南省委技术机关（即印刷机关）的领导工作，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在任职之前，他为了掩敌耳目，转移视线，号召同学勇于参

加革命斗争。海观澜发出了致同学一封信，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贪官污吏、苛捐杂税，残酷的剥削人民，使中国走向腐败无能的深渊……。为中华的富强，坚决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参加红军，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战斗……。这封动员信，传至学生宿舍，互相传阅颂读，对同学鼓舞很大。此后，海观澜离校随杨建民（中共豫中特委书记）到豫中特委任秘书。短短一段后，旋即转赴开封，从事省委技术机关的工作。当时的工作人员，有马松青，小张，邵老太太和他的女儿邵秀英。工作之余，海观澜经常教他们学文化，还学英语。邵秀英回忆说：“当时几个人在海萍（观澜）的领导下，亲亲热热，互相关心，团结一致为革命，真愉快，真有意义。我学会唱国际歌就是海萍教的。他刻钢板，我和妈妈帮他印刷。党中央，省委的文件和各种传单。往往干到深更半夜。印完后，要清理一下场地、油印机存放起来。该焚的废品都烧了，人人都很负责。我们学织袜子，作掩护，大家互相配合得很好。为了广大人民翻身求解放，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怕危险，干着有劲，省委的秘书长石英（杨斯萍）经常来和我们联系，带来省委的指示。

1932年夏，省委技术机关从开封转移，到郑州花园街。不久，省委遭严重破坏，石英同志被捕，省委技术机关与省委失去了联系、经费也断绝了。海观澜不断到联络站询问情况。一次到郑州联络站，只见床放在门外，床腿朝上翻着，这是预定的“危险”信号！情况紧急，即刻转移。海观澜和中央交通员雇了一辆马拉车，将技术机关迅速转移至孝义山区一个工人家中的窑洞内、隐蔽起来，保障了邵妈妈，马松青、邵秀英的安全。

月余后，海观澜带领邵妈妈等回到郾城，一面寻找合法职业作掩护，一面找党组织联系。海观澜的父母很支持儿子的事业，让邵妈妈，马松青、邵秀英住在堂屋西间。对村上的人编了一套应付的话，说邵妈妈是海观澜的岳母，邵秀英是海观澜的爱人，马松青是邵妈妈的大女儿，因家贫养活不起，从小给了信阳州（马是信阳人，带信阳口音）现在长大啦，又要回来啦。村上人听着合情合理，又看他们几个亲密无间的样子，很像一家人，也就深信无疑了。不久，海观澜找到了教书的职业，到郾城县西龙王庙小学当教员。起初受到校长的轻视，先让其试讲，方能确定聘任。第一课讲的课题是“鸡”，校长亲临教室听试讲。海观澜登上讲台，先在黑板上画只母鸡，后跟十多只小鸡、栩栩如生。接着讲鸡的成长过程，喂养方法和用途，小学生个个全神贯注、校长也听得入神、从而，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春节学校放了寒假。他利用这个机会搞宣传，以他擅长书法的才艺，给乡邻写了许多春联。终于利用新春佳节人们往来频繁之机，与刚刚建立起的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取得了联系，接上了关系。省工委书记吕文远于1933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派共青团许昌中心县委书记宋延寿赴海庄，将省委技术机关的同志接到了许昌，并安置在许昌城内北大街刘万元（中共党员）家后院里，从此省委印刷机关又恢复了工作。

技术机关在吕文远的指导下，经过调整充实（马松青调省工委工作），从新郑中学调来赵宜仁（赵体仁）担任刻板印刷。海观澜又重新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为迎接“红五月”的宣传任务，他带头大干，昼夜刻板印刷中共河南省工委“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以及“五一”、“五四”、“五五”（马克思誕生日），“五九”（国耻日），“五卅”等纪念性传单。当时由于环境困难，油印誊写用品，不敢到文具店购买、誊写钢笔用坏了，就用普通缝衣针经磨制来代替、没有胶滚，用手蘸油墨。同时，还抓紧赶印了《反对国民党许昌县政府强迫农民修筑许昌至南阳汽车路的宣言》和《告劳苦群众书》等文件，眼熬红了，他和赵宜仁

仍轮换着刻印，邵妈妈和秀英夜间帮助揭纸印刷，白天在门口佯装织袜子，以作掩护。海观澜和赵宜仁、邵妈妈、邵秀英一起，使“红五月”的宣传品，都提前赶印出来，对动员和推动全省的“红五月”宣传活动，以及开展“红五月”斗争，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当时斗争形势相当复杂、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叛徒张乔认得海观澜的字体，从传单上得知省委印刷机关在许昌。他窜至许昌，到处打听查找，于1933年五月下旬，在许昌北大街发现了海观澜等四人，全部被捕，技术机关遭到破坏，损失很多文件和宣传品。当敌人审问海观澜时，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敌人在审讯邵秀英时，她坚定的说：“我们是织袜子的，什么都不知道。要说那些传单，都是宣传抗日的，有什么罪？”

四天后，国民党绥靖公署的特务用囚车将海观澜、邵妈妈、邵秀英、赵宜仁、房东刘万元押解开封，关押在河南省绥靖公署第一监狱。军法处对他们进行四个月的严词拷问，个个革命意志钢强，面对敌人审问，不是巧辩斥责，就是闭口不语。特务们看海观澜年轻、又是负责人，企图从他身上捞到其主子的偿金。施予所谓“怀柔”政策，予以软化、诱骗。敌人每次对他审讯，常常用手中的官位利禄，金钱美女引骗。军法官狞笑着对海观澜说，你还年轻，又有文化，你不要你的前途吗？你不愿享人间的荣华富贵吗？面对敌人的奸询，海观澜总是怒目斥之，闭口不言。当敌罗嗦多了，海观澜视死如归、毫无畏惧的给予斥责或痛骂，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道德品格。天长日久，敌人这一诡计彻底失败。

敌人罪心不死，却另施一计，采用硬的手法，脚镣、手铐，重刑在身，皮鞭抽，杆子压，严刑拷打。晕过去，冷水喷，醒过来，还打，受尽了苦刑。打得海观澜遍体鳞伤，皮开肉绽，仍坚贞不屈，毫不吐露党的任何秘密，完全展现了海观澜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

敌人黔驴计穷，恼羞成怒。于1933年秋末邵妈妈和赵宜仁被判长期徒刑。邵秀英因年幼，由其父保释领回。而海观澜却惨遭杀害，时年仅二十二岁。

难忘的一个

——忆我的启蒙老师周子凡先生

李钦哲 口述

李伟峰 宋爱平 撰文

从我记事那天起至今，真不知结识了多少人，也不知遇到了多少事。然而，那一个个故人，那一桩桩往事，宛如簇簇浪花，渐渐地在我脑海中消失了。唯有他——我中学时的周子凡老师，却永远使我难忘。

周子凡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抗战前的1935年至1937年，他在许昌中学教语文课，任教期间，他在学生中广传革命思想，不仅使学生学业有成绩，知识大增，而且使许多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解放后曾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

周子凡老师是湖北人，当时年纪40开外，他身材瘦小，但气宇轩昂；他嗓音不大，但字字千钧。他和蔼可亲，视学生如膝下之子；他治教严谨，冀希望如望子成龙。

周老师才学出众，谈吐脱俗。对于中国历史，上至“夏、商、周”，下至“元、明、清”，无所不晓，对于我这个刚入中学的学生来说，无疑隔着一个世纪。对于文学，他更不陌生，中国的、俄国的、法国的、英国的……鲁迅、屠格涅夫、巴尔扎克、哈代……他说文学是使人变美的学问，一部优秀的作品，会给人一个光明的世界，一个美好的人物会给人一个全新的人类。

周老师讲课是非分明，形象生动，颇受学生爱戴。

记得那次他讲鲁迅的《一件小事》，讲课前，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件小事》，作者鲁迅。然后对作品“庖丁解牛”，逐句讲解，旁征博引，总体论述。经过他的讲解、分析、论述，这篇蕴含深奥道理的文章，便显得浅显、生动、具体、鲜明。讲完这篇文章，他大步跨下讲台，自问自答地说：“这是一件小事吗？不，决不”。这时周老师的情绪激动了，他又大步登上讲台，把讲课前写的“一件小事”中的“小”字涂掉，迅速添上了一个大而醒目的“大”字，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同学们，这的确不是一件小事啊！它反映了我们这个现实社会的不公平，不合理，劳动者衣衫褴褛，逸劳者衣冠楚楚，更淋漓尽致地歌颂了劳动人民的高尚品德哟！”周老师的一番形象生动地讲解，当时真使我五体投地，我默默地凝视着他那宽阔的前额，真不敢相信，里面竟容得下那么多五光十色的珍品！还记得那次他讲《阿Q正传》，开始我笑了，笑得两眼挂泪，最后我又哭了，哭得两眼泪干。

周老师还长于循循善诱，工于谆谆教诲，对学生进行直接的革命思想教育，以知识之霖，灌溉求知之心。

那是一个冰封雪锁的严冬的夜晚，那时节，我正陶醉于自己期考刚结束的轻松中，不料，周老师通知我到教研室去，当时我很纳闷，周老师平时爱找学习差的同学到教研室去，我的成绩在班上素来名列前茅，找我干什么呢？我疑窦重重地来到教研室，跨进门槛，只见周老师正伏案批改考卷。室内空无他人，静得可以听到彼此间微弱的呼吸声，我足足站了五分钟，等周老师改完最后那张卷，才抬起头来看看我，说：“来了。”“来了，周老师。”我说。周老师迅速从改完的那迭卷中抽出一张，摊在我面前，说：“这是你的考卷吧！”“是，是的”我看后说。“你的成绩很好，但就作文而言，还有些问题需要说明。”这时，周老师的目光严肃了，他翻到写有作文的那页考卷，用手指背轻轻敲了几下，继续说：“你这篇作文写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写得很成功，但你在文章的最后却流露出反对一切用武力的情绪，这点是消极的。我们反对任何非正义战争，但对正义的战争，我们还是应该支持的。”说到这里，周老师点上支香烟，猛抽一口，接着问我：“战国七雄你知道是哪几国吗？”“知道，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我顺口背了出来。“知道就好，”周老师紧抽几口烟，继续说：“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干戈不息，无休止的战争给我国带来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景，秦始皇高瞻远瞩，连横合纵，远交近攻，一统华夏大业，使人民免遭战祸之灾，使百姓安居乐业，国势蒸蒸日上。你说这样的武力要得要不得？我再给你举个春秋时吴国与越国的佚事。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所败，被俘去国，回国后，国徙四壁，民不聊生，但越王不忘会稽之耻，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赶走了吴人，打败了夫差，光复了国土，你说这样的武力要得要不得？”当时我真被周老师这横溢的才华惊呆了。但现在细细想来，与其说是惊叹他那渊博的学识，倒不如说是赞叹他那一丝不苟的治教态度和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

周老师的革命活动，决非限于校园之内，对许昌市的革命活动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11年，武昌城头一声炮响，把清朝皇帝赶出了太和殿，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宣告结束，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并没有结束，他们依然虎视眈眈，企图瓜分中国。不平则鸣，1935年冬，北平终于暴发了“一·二九”抗日爱国的学生运动。为声援北平学生运动，许昌中学学生在周老师的组织下率先上街游行。当周老师获知市当局要出动军警，干涉游行时，他审时度势，制定了化整为零的策略，圆满结束了游行。

现实的黑暗，世道的不公，周老师的教诲，人民的呐喊，使我逐渐萌生了投身革命的念头。1937年末，我意外得悉《解放》杂志上登载抗大“招生”的消息，便和同学李松立等人向周老师草率地提出去“抗大”投身革命的愿望，但万万没想到，周老师的回答却是一连串的问：“你们的家人同意了吗？你们受得了那份罪，吃得了那份苦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要随时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才是，还是考虑好再找我吧！”

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徘徊着，踟蹰了三天，在一个明月中天、星夜灿烂的夜晚，终于又向周老师那灯光几乎彻夜不灭的教研室走去。

“周老师，几天来，我思来想去，决定去‘抗大’，不拖了。”

“真的决定了吗？”

“真的。我当时斗争的焦点是舍不得离开父母。”我长长地舒了口气。

“我说革命不是容易的吧！不过不容易倒好。我说过的，容易得到的往往容易失去。”

我心中顿时漾起了一阵热潮。

“钦哲，求你办一件事。”

“什么事？”我心里一惊，老师还求我做什么？

“把文会也带去。”

文会是他唯一的爱子，这怎么行呢？

“不，不，这……周老师，别。”我语无伦次。

“这什么？你可以投身革命，他就不行吗？你可以舍下父母，我就不能抛下儿子吗？”

当时，我真被他那公而忘私的精神所感动，禁不住潸然泪下。

就这样，我和周文会、李松立等同学一道去了延安“抗大”，我们这一举动，在班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许多同学接踵而至，形成了一个投奔革命的小浪潮。

在革命圣地延安，我们在一个群山环绕，树木环合的窑洞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革命、阶级、国家、政权……过去一切较为模糊的概念，在这个小世界里统统得到了全新的解释。在这里，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更唤起了对未来美好的憧憬。

周老师现在虽然去世了，但他却永却活在我的心中。一个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之下，无所畏惧地处处点燃革命的火种，置个人利益于不顾，默默地充当铺路的石子，攀登者的葛藤，让人们踏着它，攀着它走向革命，走向成功，这种高贵的品德，的确值得我们学习。他那渊博的学识，深刻的哲理，忠贞不渝的信仰，知冷知热的体贴……执着地压在天平的一端，称得起任何一个远去追求革命的仁人志士。周老师，您虽然去了，但我不会忘记您，任岁月流逝，时光推移，我不会忘记，而且永远不会。

对于九十年代的今天，这些也许是“古老”的音符，但愿它能谱出全新的曲调。